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冊府元龜卷一百三至六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王　瓚

謄錄監生臣施　銑

冊府元龜卷一百三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招諫第二

唐德宗即位初大赦制憲官諫官常參官每政事錯綜即面折廷爭無有所隱憲司彈奏一依貞觀故事其知匭使先有明勑非不丁寧猶聞擁遏自今已後仰每日詣匭務招遠方達聰明目諸司各舉厥職共守至公天

下有才業尤著高蹈丘園及直言極諫之士所在具以名聞

興元元年九月帝謂宰相曰今大盜雖除時猶多艱宜廣延納以達衆情近日朝官諫臣都不條奏外事人之利病朕何以知之自今每衙及延英坐日常令朝官三兩人面奏時政得失庶有弘益又令精擇諫官俾極言無隱

貞元元年八月詔令待制官各陳所見方畧十二月以

蝗蝻之後流傭未復詔延英視事日令常參官七人對見問以時政得失

四年正月詔京九品已上官各上封事極言得失

六年閏四月以歲旱令常參官及京畿縣令各上封事指陳救人之術致旱之繇咸極乃誠無有所隱

九年十一月日南至郊祀禮畢大赦天下諸司官有陳時政得失者各盡所見修疏封進人有寃滯事有闕遺悉當極言無所隱避

順宗以貞元二十一年正月即位詔內外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才有可觀别當甄奬

憲宗元和二年十二月謂宰臣曰朕近讀貞觀政要粗見當時之事以太宗神武每有一事少涉過差羣臣進諫者往復數四况朕寡昧自今每有事不得中者卿須十論不特一二而已

穆宗以元和十五年正月即位二月御丹鳳樓大赦詔內外文武官及諸色人等中任上封事極言時政得失

有才可觀別當甄奬

敬宗寶歷元年正月赦書朕即位之初已有赦令至如損徹服御絶止他獻限喪葬以息淫費禁奇靡以專女工他淫擅賦閑糴禁錢吏行姦欺人曷依庇僧道踰濫流貶重輕錢幣利害軍乇侵占車馬衣服之式未幾廢格已多或職司惰慢而不能將明或詔書纔行而下已不守以此求理不亦難乎其元和以來詔并長慶四年三月三日赦令有委廢不行事在朕躬者諫官直言

得失無有所隱

文宗太和元年正月赦詔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

封事極言得失無有隱諱

四月宰臣對罷名常侍諫議給事中中書舍人起居補

闕拾遺集於政事堂宣諭聖㫖自今已後如有公事面

論奏者並宜對来六月詔曰内外卿士有規朕過宜上

封事條奏

六年五月詔曰朕聞王者之理天下一物失所與納隍

之咎一夫不獲嘆時予之辜雖饑疫凶荒國家代有而陰陽祲沴儆戒朕躬自知諸道水旱害人疫疾相繼宵旰罪己興寢疚懷屢降詔書俾副勤卹發廩蠲賦救患賑貧亦可謂至矣今長吏申奏札瘥猶甚蓋教化未感於烝人精誠未格於天地法令之或爽官吏之或非百姓侵冤税役多弊姦贓未去農業失時有一于兹皆傷和氣並委内外文武常叅官一一條疏各具所見聞奏必當親覽無憚直言

九年十二月勅創造諫院印一面以諫院之印為文諫院舊無印苟有章疏各於本司請印諫官有疏人多知之至是特勅置印兼詔諫官凡所論事有關機密任别以狀引之不須以官街結署

開成元年正月一日赦書内外文武官及諸色人任上封事極言得失有裨時政必加陞擢待以不次

二年三月壬申詔常叅官及諸州府長吏如有規諫者各上封事極言得失陳救災之本明致理之方咸竭乃

心以輔厥辟

三年十一月以妖星見降詔文武百官及諸色人有能通達刑政之源參考天人之際任各上章疏指言得失

懿宗咸通四年正月詔曰濟濟多士邦國頼之以取寧謇謇匪躬王臣急之以行義故内懸諫鼓外設匭函思廣謨猷用弘風教自此在朝行者勿韜利國之謀居草澤者但貢安民之策必當開納擇彼所長勿慮依違翻成自滯旌揚之道無所悋焉

僖宗光啓元年三月詔曰古者進善翹旌蔽賢削地苟異至公之選適開浮黨之門要在拔奇方資濟理昔貞觀戡亂既久治具畢張而馬周徒步獻書上猶前席魏徵直言替否下得竭誠况朕久致履危實惟懵道欲新庶政益頼羣才已詔中外臣僚必使搜羅淹滯仍令文武各陳所見與有可裨苟申籌國之謀是濟同舟之患非無上賞佇稱勤求布告遠近咸使知悉

後唐莊宗同光元年四月即位制曰外内文武官及諸

色人任上封事兼有賢良方正抱器懷能或利害可陳無所隱諱直言極諫朕將一一行之亦委諸道長吏具姓名申奏

閏四月帝御延英殿顧謂侍臣曰朕自創業已来勤於軍旅至聖王治道殊未經心陸生有言以馬上得之不可以馬上為治朕惟寡昧夙夜惕然實頼卿等獻納忠言箴規得失朕不學曹丕云舜禹之事吾知之矣遂非拒諫自取厥違敬俟語言輔兹不逮

二年二月詔曰堯鼓明懸貴聞進諫舜旌旁建比為求賢是宜廣納話言庶箴闕政洎偽梁人滋澆薄朝掩忠良茂聞投水之規莫識從繩之論此後應兩省文武常叅官并前資草澤之士有謀分利害事計弼違并許上表敷陳朕當選長旌録如有性多毁譽私佇愛憎承寛偶恃於得言縱志惟專於罔善朕亦潛令伺察覿要審詳筱蠧有彰罪刑無赦

三年閏十二月詔曰朕聞古先哲王臨御天下上則以

無偏無黨為政治次則以足食足兵為遠謀緬惟前修誠可師範朕纂承鳳歷嗣守鴻圖三載于兹萬幾是總非不知五兵未輯兆庶多難蓋賴卿等寅亮居懷康濟為務冀盡賦輿之理洞詢壺徹之規今則潛按方區備聆謠俗或力役罕均其勞逸或賦租莫辨於後先但以督促為名煩苛不已被甲胄者何嘗充給趨朝省者尋困支持州閭之貨殖全踈天地之災祥屢應以至星辰越度旱澇不時農桑失業於丘園饑饉相望於郊野生

靈及此寢食寧遑豈非朕聖政未孚焦勞自擬者耶朕
䀝親援毫翰軫念瘡痍一則詢而諜猷一則表予宵旰
未披來奏轉撓于懷敢不翼翼𣙜躬乾乾軫慮咨爾四
岳弼予一人何不舉爾賢才輔予寡昧百辟之内羣后
之間莫有盡忠者被掩其能抱器者難陳其力或草澤
有遺逸之士山林多屈滯之人爾所不知吾將何助卿
等位尊調鼎名顯代天既逢不諱之朝何恡懸中之説
當宜歴告中外急訪英髦應在任及前資文武官下至

草澤之士有濟國治民除姦革弊者並宜各獻封章朕
選擇施行其近宣御札亦可告諭內外體朕意焉
明宗天成三年三月丁未宣御札曰朕奄有四海于今
三年敬事天明敢怠日慎上憑列聖賴祖宗之垂休下
設庶官思邦家之共治聞過必服見善則師靜惟省躬
動懷畏相每從人欲方布時和不謂仲春已來繁陰未散
雖如膏之澤可待豐年而飛霰其濛恐傷衆麥實關稽
務深軫納隍卿等陳力有方直言無避共熙帝載以沃

朕心更吐嘉謀庶裨闕政應文武百官奏對恐有隱密之事不敢當庭敷揚即許上章極言時政善惡貴合天道弛張

長興四年八月戊申受尊號畢下制曰在朝文武臣寮并諸色職員有能直言極諫者如上封事盡當開納

晉高祖天福元年閏十一月壬午勅鳴諫鼔以俟讜言列肺石以申寃滯將聞善以自戒思與物而埀恩備著前規用光大業或直辭可責或有理可矜各務奏陳皆

當鑒納

十二月庚寅御札宣示百寮曰朕猥以渺冲式承眷命雖宵衣旰食不敢怠荒而一日萬幾有虞曠闕應在朝文武臣寮等早升班序並蘊器能懷康濟之才展經綸之術既逢昌運宜罄讜言須務救時各思舉職勿取容而避事勿尸禄以曠官或時經未叶於和平必思獻替或命令未諧於允當必在箴規苟有敷陳並當開納俟汝匪躬之節副予仄席之求凡在朝廷共裨寡德咨爾

御士宜體朕懷

二年五月御札示百寮曰朕自祗膺大寶虔奉丕圖每念創業之艱難未嘗終日而懈墮所冀照臨之内將臻康泰之風庶幾億兆之中漸息瘡痍之痛雖疚心罔暇而逆耳無聞豈視聽之不開致箴規之未貢應在朝文武臣寮等各懷異術早踐通班宜陳經濟之謀用贊興隆之道勿失讜直之議無苟循避之規咸罄乃誠同規不逮宜令在朝文武臣寮每人各進封事一件仍須實

封通進務裨闕政用副虛懷凡百寀寮宜體朕意
三年二月御札曰百官曾有宣示令進封事據到者未
及十人朕雖無德自行勑後數月至旹人也應有一件
事食禄於朝卒無一言可不知貞觀政要說言而不用
朕所甘心用而不言誰之責也帝急於時病務求致理時命吏部尚書梁文矩等十人置詳定院詔進百官上封事夫封事箴時政之闕違於一人否者留中可者行之令下詳定司未敢有盡其言者自是數月僶俛滯命故有御札促焉
七年閏三月勑起今後百官每五日一度起居日輪差

定兩員官具所見實封以聞

漢高祖以晉開運四年二月即位稱天福十二年至六月詔曰古者詢芻蕘之言採歌詩之諷虞求利病以省是非况濟濟盈朝謇謇就列懐才抱器博古知今茍無弘益之辭曷表翊扶之力起今後文武百寮每遇後殿起居日仰具利濟上章以聞次第循環周而復始嘉謀嘉猷之告庶得聞知可久可大之規期於曉達亦聆此事向來已行但率皆浮言鮮克忠告良繇時或拘忌人

有依違遂使急務慎於指陳浪語盈於章奏有名無實
阿旨取容今則不然所宜改作凡有封事並可直言無
用飾辭務存確論輔此不逮稱朕意焉
周太祖廣順元年正月丁卯即位制曰自古聖帝明王
莫不好賢樂諫是以立誹謗之木採芻蕘之言時之利
病罔不知政之得失無不察達聰明目其在兹乎應内
外文武臣寮有見識灼然益於道者許非時上章聞達
是月庚辰又詔曰朕昔在側微罔親敎學但明軍旅之

事安知王化之基而天命眷求神器自至涉道斯淺何德以堪爰念得之惟艱未若守之不易況承敝之後致理尤難蒼生未得息肩賢者尚多鉗口必欲使下情上達上情下通闢所未聞見所未見莫若開其言路詢於廷臣與時政之得失必論君道之否臧必告自然昏蒙漸滌聽覽有資致於日新其在封事如聞累朝舊制咸令轉對上書百辟相循五日為准然或權臣惜短時主多猜不敢深切為言恐以傷觸獲戾至有捜羅鄙事蔓

延虛辭徙牽率以為勞於裨補而何取朕猥惟涼德肇
啟丕圖矻矻覽於萬機未能廣其庶績兢兢念於百姓
何以致之小康寅畏以居思慮為疾實賴黎獻誨以讜
言一則究邦國之規模一則觀卿士之才器且採縉紳
之議不亦愈於芻蕘之詞詢賢哲之謀不亦愈於工瞽
之諫應在朝文武百寮凡有所見益國利民之事並可
實封而奏詣閤門進納即不可尚習餘風更循舊轍無
益於理者勿說不濟於時者勿書縱使指朕之非攻朕

之短自當改過不吝豈但從諫如流如或武班中有出
自戰功不親儒墨苟有殊見安得惜言固可假手直書
豈在屬文麗藻至於藩侯郡牧當切務於安時蠧於政
者必知利於民者必曉但關弘益悉可敷聞朕今諭此
至懷固非掠其虛美志在得盡一之道成可久之規濟
濟英翹無辭貢直事有短者不責理有長者必行但存
輔翼之心勿以逆鱗為懼咸在中外宜副朕心
世宗顯德元年三月詔曰文武班列親近臣寮愛國誠

堅致君心切茍或闕朕躬之過失覩時政之否臧無惜敷陳以補寡昧苦口良藥逆耳忠言裨益滋多魏竚惟切今後内外臣寮或有所見及有所裨贊可具實封章表以聞或欲面對便仰閤門司非時引見

二年三月詔曰善操理者不能有全功善處身者不能無過失雖堯舜禹湯之上聖文武成康之至明尚猶思逆耳之言求苦口之藥何況後之人不逮哉朕承先帝之靈居至尊之位涉道猶淺經事未深常懼昏蒙不克負荷自臨

宸極已過周星至於刑政取舍之間國家措置之事豈能盡是須有未周朕猶自知人豈不察而在位者未有一人指朕躬之過失食禄者曾無一言論時政之是非豈朕之寡昧不足與言邪豈人之循默未肯盡心邪豈左右前後有所畏忌邪豈高卑疎近自生間别邪古人云君子大言受大禄小言受小禄又云官箴王闕則是士大夫之有禄位無不言之人然則爲人上者不能感其心而致其言此朕之過也得不求骨鯁之辭詢正直之議

共申裨益庶洽治平朕於卿大夫才不能盡知面不能
盡識若不採其言而覩其行審其意而察其忠則何以
見器畧之淺深任用之當否若言之不入罪實在予苟
求之不言將誰執咎應內外文武臣寮今後或有所見
所聞並許上章論諫若朕躬之有闕失得以盡言時政
之有瑕疵勿宜有隱方求名實豈尚虚華苟或素不攻
文但可直書其事理有謬誤者當期含短言涉傷忤者
必與留中與所盡情免至多慮諸有司局公事者各宜

舉職事有不便者革之可也理有可行者舉之可也勿務因循漸成訛謬臣寮有出使在外迴者苟或知黎庶之利病聞官吏之優劣當具敷奏以廣聽聞班行職位之中遷除改轉之際即當考陳力之輕重校言事之臧否奉公切直者當議甄昇臨事畜縮者須行抑退翰林學士兩省官職官居侍從乃論思諫諍之司御史臺官任處憲司是擊搏糾彈之地論其職分尤異羣官如逐任官内無所獻替啓發彈舉者三月限滿合遷轉時宜

令中書門下先奏取進止凡爾有位宜悉朕懷

四年五月詔曰朕暇日覩書見前代名臣議時政得失皆直書其事不尚枝詞舉一善必適其材懲一惡必當其咎故能中外無壅悔吝不生居上者聽之而不疑在下者言之而無罪噫埋輪都亭惡梁冀也陳屍下室進遂瑗也曹參期獄市無撓充國議屯田之制李勉嫉惡謂盧杞為姦邪詩人樂善美張仲之孝友皆明述臧否端若貫珠時主聞之可以區別施於臣寮得事君盡忠

之義用之邦國有從諫如流之稱爰自近朝頗虧公道
上封事者言無可採議刑罰者事不酌中論阿黨則莫
顯姓名述正直則曽無按據卒歲延納終無可觀為臣
事君不當如是今後每遇入閤其待制官候對及文武
臣寮非時所上章䟽竝須直書其事不得隱情但云某
人有文某人有武某人曉錢穀某人能理人某處所官
吏因循某州縣刑獄寃濫某事利於國而未舉某事害
於民而未除經營四方者術策何施裨贊萬幾者闕遺

何補何人黨正之士何人詐偽之端茍上下同心則綱紀有序當寡昧求理之際適賢良獻可之時當極言之朕自詳覽黜陟二柄期於必行咨爾羣寮各體深意其待制候對官今後於文班内論次充不在只取刑法官百寮聽命再拜而退

册府元龜卷一百三

欽定四庫全書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訪問

王者作民父母富有寰海念九圍之至廣當萬機之且繁若非明四目達四聰詢於蒭蕘延夫儁造或西清之閒燕或宣室之論思博採風謡廣求民瘼則何以察牧守之廉濁覽古今之廢興究洪範之旨以叙彛倫採治

化之典以益神智加夫納讜議為治平之本誠諂諛乃喪亂之源俾上心豁是下浹下情得以上通靡不豁斯道也書曰好問則裕自用則小益百王之攸戒者矣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邇近也近言而善易以進人察察而用也

周武王既克殷訪箕子曰於乎維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天不言而默定下民助合其居使有常生之資也我不知其彝倫攸敘言我不知天所以定民之常道次序何繇箕子對曰在昔鯀堙洪水汨陳其五行堙塞汨亂也治水失道是亂陳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攸斁

帝天也天以鯀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問所錄敗也鯀則殛死禹乃嗣興春秋傳曰舜之誅也殛鯀其舉也興禹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彞倫攸敘天與禹雒出書也神龜負文而出列於背有數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成王問政於尹逸曰吾何德之行尹佚史佚也而民親其上對曰使之時而敬順之王曰其度安至曰如臨深淵如履薄氷王曰懼哉王人乎尹逸曰天地之閒四海之內善之則吾畜也不善則吾讎也昔夏商之時臣反讎桀紂而臣湯武宿沙之民皆自攻其君而歸神農伏羲神農之閒

有共工宿沙霸天下者也此世之所明知也如何其無懼也

漢景帝時袁盎為吳相病免雖居家帝時使人問籌策

武帝時魯人申公見帝帝問以治亂之事申公已八十餘老對曰為治不在多言顧力行何如耳

董仲舒為江都相廢在家朝廷如有大議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其對皆有法

宣帝時趙充國為右將軍罷就第朝廷每有四夷大議常與參兵謀問籌策焉

元帝時京房為郎永光建昭間西羌反日蝕又久青亡光陰霧不精精謂日光清明也房數上疏先言其將然屢中天子悅之數召見問房

成帝建始三年冬日食地震同日俱發詔舉方正直言極諫之士帝特復問太常丞谷永永對曰日食地震皇后貴妾專寵所致後永為涼州刺史當之部時有黑龍見東萊帝使尚書問永受所欲言元延元年永為北地太守時有災異尤數永當之官帝使衛尉淳于長受永

所欲言

後漢光武數引公卿郎將列於禁坐（禁坐猶御坐也）廣求民瘼觀納風謠又嘗名見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郡其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帝聞良久歎息拜魚復長（魚復縣屬巴郡）

張純為五官中郎將明習故事建武初每有疑議輙以

訪純後兼虎賁中郎將數被引見一日或至數四
范升為博士數詔引見每有大議輙訪問
明帝時竇固代魏應為大鴻臚帝以其曉習邊事每被訪問
楊仁補北宮衛士令明帝引見問當世政迹仁對以寛和任賢抑除驕戚為先
順帝時楊厚為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
桓帝時劉淑河間樂城人為侍中虎賁中郎桓帝以淑

宗室之賢特加敬異每有疑事嘗密諮問之

魏文帝時臧霸為執金吾位特進每有軍事嘗諮訪焉

王肅為祕書監明帝嘗問曰漢桓帝時白馬令李雲上書言帝者諦也是帝欲不諦當何得不死肅對曰但為言失逆順之節原其本意皆欲盡心念存補國且帝者之威過於雷霆殺一匹夫無異螻蟻寛而宥之可以示容受切言廣德宇於天下故臣以為殺之未必為是也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

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虚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録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已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録無書後遭李陵事遂下遷蠶室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高堂隆為侍中領太史令崇華殿災明帝詔問隆此何咎於禮寧有祈禳之義乎對曰夫災變之發皆所以明教誡也惟率禮修德可以勝之易傳曰上不儉下不節

孽火燒其室又曰君高其室天火為災此人君苟飾宫
室不知百姓空竭故天應之以旱火從高殿上起也上
天降鑒故譴告陛下宜增崇人道以答天意昔太戊有
桑穀生於朝武丁有雊雉登於鼎皆聞災恐懼側身修
德三年之後遠夷朝貢故號曰中宗高宗此則前代之
明鑒也今案舊占災火之發皆以臺榭宫室為誡然今
宫室之所以尤廣者實繇宫人猥多之故宜簡擇留其
淑懿如周之制罷省其餘此則祖乙之所以訓高宗高

宗之所以享遠號也詔問隆吾聞漢武帝時栢梁災而
大起宮殿以厭之其義云何隆對曰臣聞西京栢梁既
災越巫陳方建章是經以厭火祥乃夷越之巫所為非
聖賢之明訓也五行志曰栢梁災其後有江充巫蠱衛
太子之事如志之言越巫建章無所厭也孔子曰災者
修德應行精祲相感以戒人君是以聖主覩災責躬退
而修德以消復之今宜罷散民役宮室之制務從約節
內足以待風雨外足以講禮儀清掃所災之處不敢於

此有所立作蓮葡嘉禾必生此地以報陛下䖍恭之德豈可疲民之力竭民之財實非所以致符瑞而懐遠人也帝遂復崇華殿時郡國有九龍見故改曰九龍殿陵霄闕始搆有鵲巢其上帝以問隆對曰詩云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今興宮室起陵霄闕而鵲巢之此宮室未成不得居之象也天意若曰宮室未成將有他姓制御之斯乃上天之戒也夫天道無親惟與善人不可不深防不可不深慮夏商之季皆繼體也不欽承上天之明命

惟讒諂是從廢德適欲故其亡也忽焉太戊武丁覩災竦懼祗承天戒故其興也勃焉今若休罷百役儉以足用增崇德政動遵帝制則除普天之所患興兆民之所利三王可四五帝可六豈惟殷宗轉禍為福而已哉臣備腹心苟可以繁祉聖躬安存社稷臣雖灰身破族猶生之年也豈憚忤逆之災而令陛下不聞至言乎於是帝改容動色

晉武帝時曹志為國子博士志陳思王植子帝嘗閱六代論問

志曰是卿先王所作邪志對曰先王有手所作目録請歸尋按還奏曰按録無此帝曰誰作志曰以臣所聞是臣族父冏所作以先王文高名著欲令書傳於後是以假託帝曰古來亦多有是顧謂公卿曰父子證明足以為審自今已後可無復疑

鄭默為散騎常侍武帝問以政事對曰勸稼穡務農桑為國之具選人得才濟世之道居官久職政事之宜明慎黜陟勸戒之繇崇尚儒素化道之本如此而已矣帝

善之

明帝時侍中王導侍坐帝問前世所以得天下導乃陳帝創業之始及文帝末高貴鄉公事帝以面覆牀曰若如公言晉祚復安得長遠

穆帝時虞喜博學絫以博士常侍徵不就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頴川三府君初毀主内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

後魏道武時李先為博士帝問先曰天下何者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先對曰唯有經書三皇五帝治化之典可以補王者神智又問曰天下書籍凡有幾何朕欲集之如何可備對曰伏羲創制帝王相承以至於今世傳國記天之祕緯不可計數陛下誠欲集之嚴制天下諸州郡縣搜索備送主之所好集亦不難帝於是班制天下經籍稍集

崔玄伯為黃門侍郎道武幸鄴歷問故事於玄伯應對

若流帝善之帝又引問古今舊事王者制度治世之則
玄伯陳古人亦或譏作者之體及明君賢臣往代廢興
之繇甚合帝意
孝文太和十三年二月庚子引諸臣訪政道得失損益
之宜
李沖為南部尚書時議禮儀議律令潤飾辭旨刊定輕
重孝文雖自下筆無不訪決焉
高祐為祕書令孝文從容問祐曰比水旱不調五穀不

熟何以止災而致豐稔對曰昔堯湯之運不能去陽九之會陛下道同前聖如其小旱何但當旌賢佐政敬授民時則災自消禳矣又問止盜之方祐曰昔宗均樹德猛獸不過其鄉卓茂善教蝗虫不入其境彼盜賊者人也苟訓之有方寧不易息當須守宰貞良則盜止矣

韓顯宗為中書侍郎後與員外郎崔逸等參定朝儀孝文嘗詔諸官曰自近代已來高卑出身皆有常分朕意一以為可復以為不可宜相與量之李沖對曰未審上

古已來置官列位為欲為膏粱子弟為欲益治贊時帝曰自然為治沖曰若欲為治陛下今日何為專崇門品不有拔才之詔帝曰苟有殊人之伎不患不知然君子之門假使無當世之用者要自德行純篤朕是以用之沖曰傅嵓呂望豈可以門地見舉帝曰如此濟世者希祕書令李彪曰師旅寡少未足為援意有所懷不敢盡言於聖日陛下若專以門地不審魯之三卿孰若四科帝曰猶如向解顯宗進曰陛下光宅雒邑百禮惟新國

之典章指此一選臣既學識浮淺不能援引古今以證
此議且以國事論不審侍中祕書監令之子必為祕書
郎頃來為監令者子皆可為不帝曰卿何不論當世膏
腴為監令者顯宗曰陛下以物不可類不應以貴承貴
以賤襲賤帝曰若有高明卓爾才具超出者朕亦不拘
此例後為本州中正
後周武帝時于翼為安州總管建德四年帝將東伐朝
中未有知者遣納言盧韞等前後乘驛三詣翼問策焉

翼贊成之

唐太宗貞觀元年閏三月壬申帝謂蕭瑀曰朕少好弓矢自謂能盡其妙近得良弓十數以示弓工弓工乃曰皆非良材也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則脉理皆邪弓雖剛勁而遣箭不直非良弓也朕始悟焉朕以弧矢定四方用弓多矣而有天下日淺為治之意固未及弓弓猶失之何况於治乎自是亟延耆老問之政術京官五品已上更宿中書内省每延與語詢訪外事務知百姓

疾苦政教之得失焉丙子太子少保李綱進謁帝以其年老令在左右扶之命與同坐訪以致治安民之道綱對曰伏見陛下德化天下既就昇平老臣愚淺誠無所及帝固問之因言曰假臣三兩日當更奏上

十二年九月帝顧謂侍臣曰帝王之業也草創與守文孰難司空房玄齡進對曰天地草昧羣雄競起攻破乃平戰勝乃克繇此言之草創為難至如守文惟在心耳心若行善何難之云侍中魏徵對曰帝王之起必承衰

亂覆滅昏狡百姓樂推四海歸命天授人與亂為不難然既得之後志趣驕逸百姓樂靜而行役不休百姓凋殘而役務不息有國之弊嘗繇是起以斯而言守文為難帝曰昔房玄齡從我定天下備嘗辛苦出萬死而遇一生所以見草創之難也魏徵曰與我安天下慮生驕逸之端必陷危亡之地所以見守文之難也今草創之難既已往矣守文之難者當思與公等慎之玄齡等拜手曰陛下發德音臣等不勝欣慶

十五年二月帝謂侍臣曰守天下難易魏徵曰甚難帝曰任賢能受諫諍即可何謂為難徵曰自古帝王在憂危之間則任賢受諫及至安樂心懷寬怠恃安樂而欲寬怠言事者唯令兢懼安而能懼豈不為難

九月癸酉詔集刺史以上升殿親問之曰卿等在州何以撫教定州刺史薛獻對曰老者國家所敬臣每存恤之少者國家所養臣每勸戒之田疇雖荒漸加墾闢禮義既行産業咸振此皆稟之聖化非臣等之力帝曰如公之所奏

足稱循良清淨爲政朕所望於公等也
十月帝問特進魏徵曰朕爲人主仰止前烈至於積德
累仁豐功厚利四者帝王以爲稱首朕皆庶幾自勉之
苦不能自見不知於朕之身何等爲優徵曰德仁功利
陛下兼而有之然内平禍亂外除戎狄是陛下之功安
堵黎元各有生業是陛下之利繇此言之功利居多耳
十六年八月丁酉帝謂侍臣曰當今國家何等最急各
爲我言之中書侍郎岑文本曰傳稱道之以德齊之以

禮孫斯而言禮也為急

高宗永徽五年四月帝問侍臣曰隋煬帝既承文帝之後人心已定遂爾狼狽當時朝臣亦有諫不太尉無忌對曰當時亦有諫者煬帝不能用向揚州日有兩人諫竝寘極法帝又問曰三品以上亦有諫者不無忌對曰三品縱有諫諍外人多不知蘇威獻五子之歌亦為極諫遂三葉除名至如宇文述等既見寵倖拒諫末年全無敢言者化及反後殺虞世基裴藴責其不諫藴對化

及曰公先人好佞故諫不行耳此是天將廢隋長其為惡故不諫以至于亡帝嗟嘆久之

顯慶元年四月帝謂侍臣曰馭下之道前王深以為難朕思育黎庶計古先帝王應有其要公等可思此術為我具論之中書令來濟對曰臣聞齊桓公出遊見一饑寒老人命食之老人曰請遺天下食公遣遺衣老人曰請遺天下衣桓公曰府庫有限安能周及老人曰君能春不奪農時人即有食夏不奪桑務人即足衣繇此言

之省其徭役人自安矣近者為山東役丁年別有數萬人將煩擾取庸雇人復恐非宜臣望量事遣之天下幸甚帝從之

三年十月帝因於古長安城遊覽問侍臣曰朕觀故城舊基宮室似與百姓雜居自秦漢已來幾代都此侍中許敬宗對曰秦都咸陽郭邑連跨渭水故云渭水貫都以象天河至漢惠帝始築此城其後苻堅姚萇後周並都之帝又問昆明池是漢武帝何年中開鑿敬宗對曰

武帝遣使通西南夷而爲昆明滇池所閉欲伐昆明國故因鎬之舊澤以穿池用習水戰元狩三年事也帝因令敬宗與弘文學士具檢秦漢已來歴代宮室處所以
奏其年代
麟德二年三月帝謂侍臣曰吾聞隋煬帝廵遊無度志在華侈不憂人力供頓之外獻食者多州縣官人更相誇尚所進之餘埋之於野此事虛實煬帝亦頗知乎許敬宗曰隋時李安期家有一孔雀卵遂貴買以充獻食

自此競覔珍奇無所愛惜

咸亨三年四月帝問中書令閻立本黄門侍郎郝處俊伊尹負鼎俎于湯應是補緝時政不鑄鼎所縁復在何國將為國之重器歴代傳寳立本以古義對

玄宗開元五年正月將幸東都而太廟屋壊帝召宋璟蘇頲問其故璟等奏言陛下三年之制未畢誠不可行幸且停幸東都帝又召姚崇問曰朕臨發京邑太廟無故摧壊恐神靈誡以東行不便邪崇對曰太廟殿屋本

是苻堅時所造隋文帝創立新都移宇文廟故殿造此廟國家又因隋舊制歲月滋深朽蠹而毀山有朽壞尚不免摧既久來枯木合時摧折偶與行期相會不是緣行乃摧以臣愚見舊廟既朽爛不堪修理望移神主於太極殿安置更改造新殿以申誠敬車駕依前逕發帝曰卿言正合朕意乃幸東都

天寶二年十一月天下諸州朝集使見於溫泉宮勑曰古者諸侯歲時朝覲將以陳其政理用申考績今卿等

受委親民遠來會計經途冒涉冒並安好朕每憂勤念
玆黎庶憫其傜役未遑流寓莫歸是以當宁興嘆中宵
忘寢永言共理實冀分憂凡有百姓及鰥寡孤獨并乏
絶之戶征鎮之家凡可矜恤卿等此來若何為養今年
稼穡大率少似不豐閭閻之間有貯積否至於百姓閒
事朕欲委曲盡聞卿等遠來疲勞卒難備對且聽尋親
知續當序進以問風化
代宗寶應元年十月元帥雍王帥師東討帝御延英殿

大會南北軍諸將問以東征之事帝曰安不忘危前王所戒脫有不利卿等以為何如諸將咸曰睿謀先定軍必大捷帝曰逆豎負恩滅義殘害生人宗廟之靈亦宜授首以朕薄德敢望殊勲所頼一二爪牙共成功業居安之慮祗畏良深卿等並蘊將畧豈無所見開府儀同三司管崇嗣進曰元帥親征回紇助我保有萬勝願陛下勿以為憂帝曰是何言哉卿固未足以論右金吾大將軍薛景先進曰臣素無筞畧儻或退䘚臣願募勇士

一二萬人摧鋒先死耳帝曰忠壯之言也卿昔鳳翔之功何嘗一日忘之左金吾大將軍長孫全緒進曰陛下憂深謀遠詢于芻蕘臣愚以為賊若出城交戰破之必矣若入河陽城不得與戰回紇不曉攻城相持旬月則恐離貳須先為之圖何者賊已受圍官軍且休養士卒張勢以守之或以交鋒賊自然退陳留援絶河北氣沮乃分命光弼等軍南取汴州抱玉等軍往收河北不出旬日必捷書繼至是先斷其手足也然後縱閒城中元

惡之與脅從必相疑貳則殄滅之勢固可知也帝曰卿言甚善可條以進來遂命同關陜太等州軍戒嚴

德宗貞元中張建封為徐泗濠等州節度來朝京師時詔書務免百姓諸色逋欠錢物等帝以問建封奏曰凡逋欠錢物皆是累年積月無可徵收今雖下此詔百姓亦無裨益時河東節度李說華州刺史盧徵皆中風疾口不能言足不能行但信左右胥吏以為政建封皆奏之帝嘉焉

憲宗元和二年七月謂宰臣曰當今政教所施何者為急李吉甫對曰為政所急諒非一端自非事舉其中固不可臻於至理然國以人為本親人之任莫先牧宰寔繫一方若廉察得人委之臨列羣臣承式政化自宣苟或非才為蠹實甚繇是而言觀察刺史之任為切自昔唐虞三載考績三考黜陟故得久於其事風化可成而末代命官多輕外任選授之際意存沙汰委以藩部自然非才刺史數廣益非選擇加以更代促遽人無安志

迎送之費竭耗不供此最爲弊聖慮所及實窮政本伏
望慎守良制改革前失則四海蒙福人無茍且之心矣
帝深然之
三年十一月帝問宰臣爲理之要裴垍對曰先正其心
帝深然之
六年三月帝謂宰臣曰爲政寛急何先權德輿對曰聖
王設刑法本以佐德化期於無刑仲尼有云政寛則民
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寛寛以濟猛

猛以濟寛政是以和古人有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聖賢折獄衆疑之罪與五刑之疑皆赦是以有流宥之典有金贖之制所貴導德齊禮不務威刑秦任法律視人如草芥及趙高傅胡亥教以刑法不斬劓人則夷人之三族即位未幾天下大潰漢興高祖除秦苛制與人約法三章文景二帝恭儉愛人始蠲去肉刑惻隱之教洽于人心當時風俗敦朴公卿恥言人過刑獄衰息國家自高祖革隋以寛代虐及太

宗文皇帝大聖至仁見明堂圖始禁鞭背之制列聖承
遵德厚成俗是以雖天寶季年大盜連起以及建中河
朔悖亂皆坐自擒滅人心歸於本朝此誠厚下感恩之
所致也帝曰朕嘗讀貞觀政要見太宗文皇帝立言行
事動本至仁當時四海欣戴以致昇平後代雖有拒命
之臣不能動衆實寛仁所致誠符公等之言也此既為
政大本當與公等同心務之德輿等拜賀而出
七年二月癸巳帝謂宰臣曰卜筮之事聖賢亦固言之

然當時習者或中或否聞近俗尤崇此術何也李絳對曰臣聞古先聖王設卜筮者葢以畏天命不敢專是以將有為有行或有大疑必先謀及於心及卿士及庶人然後卜筮五者皆從謂之大同三從二逆亦可興事葢以參考天人用彰大順又以聰明英爽不貳以典司之令蓍龜必以誠既得象又究以極數參諸人謀然後能中故卜筮可以示人不可以助於教虞書所謂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神其依龜筮叶從明先誠也春秋左氏

傳述穆姜將之東宮史卜之曰吉姜自諗之曰凶竟如其言明實不與兆協也語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詩云我龜既厭不我告猶明黷神也必卜至誠應順之事而聰明精微者執之然後能至焉末俗浮偽幸以徼福正行慮危邪謀覬勝持疑昏惑謂小數能決之而愚夫愚婦假時日鬼神者欲利欺詐參之見聞用以刺射小近之事舉衆神而異之繇是風俗近巫流蕩忘返此誠弊俗也聖旨所及實辨邪源但存而不論斯弊斯息矣

且傳曰吉凶繇人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影響又曰天道福善禍淫易曰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自天祐之吉無不利視履考祥休咎可知矣豈俟愚人小數欺誕之說以邀無妄之福乎上深然其言

九年九月己亥帝謂宰臣曰朕頃在藩邸常見侍讀言及建中歲朱泚盜據宮闕德宗皇帝播遷梁漢累月艱危鑾輿乃復每用追憤至今不忘然未言賊臣兆亂之繇卿等詳記之否李吉甫對曰德宗皇帝建中之初躬

行慈儉首任崔祐甫為宰相推誠託付動遵正道損乘輿車服減太官常膳罷奇巧鷹犬之貢外國獻馴象以為勞費傷物之性放之於江澤聽覽萬機孜孜不怠於時四方企望至理及祐甫歿而繼其任者或非其人忠諍不聞小人秉間邀功求便以茍媚當時以為河朔未賔宜用力取甘言先入主聽致惑是時討李希烈物力已耗趙贊司國計纎瑣削急曾無遠慮以為國用不足宜賦取於下以資軍蓄與諫官陳京等更陳計策贊請

稅京師居人室宅據其間架差等計入陳京又請籍列肆商賈資産以分數借之宰相同為欺罔遂行其計及詔出之後中外沸騰人懷怨誹時又配王公已下及常在方鎮之家僮及馬以助征行公私囂然矣朱泚前自范陽入覲已嘗歴隴州節度統卒備邊此際初罷鎮在京素蓄姦謀又窺時病建中四年十月詔徵涇原兵數千東討希烈使姚令言主之軍次滻川有司供頓當肉食皆給蔬菜兵士素悍東征又怨刻薄遂偶語竊忿漸

至喧呼令言號令止之衆又不聽遂彎弓射令言不中令言馳入上變而亂軍遂斬關鼓譟入城德宗聞難作遽以數百騎與順宗西趣奉天京師震駭而亂軍迎泚稱尊號公卿已下狼狽奔赴行在為賊屠戮或累日不食既達奉天賊泚遂自寇縣城雲梯地道百端競作頼渾瑊為將設拒而李懷光自河朔擁兵數萬來援賊乃解圍而懷光又以勢逼自疑旋肆醜言德宗懼其與賊通謀一夕赴梁漢以深阻自固明年五月李晟自渭橋

收京師輿駕乃旋山東諸將聞京師亂各還軍而希烈益熾懷光又據河中叛歲餘乃剪滅于時天下至危畧無寧處因之蝗蟲為災斗米至一千二百人或相食饑旱之災於此為甚德宗乃下哀痛之詔責躬諭衆人心稍安徵其亂階實繇輕用兵又信小人剥下之言以至危亂古人譬兵猶火不戢自焚又曰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使之為國家災害竝至與其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誠以其為上歛怨也陛下為理勵精深究理

道追念前朝之失用爲元龜居安思危實天下幸甚帝嗟嘆數四稱陳京趙贊爲賊臣者久之

十一年正月以淮西久宿兵詔宰臣集百寮議今用兵已久利害相半不知進兵攻討退兵固守至於赦宥合有良規直言可行不必引古亦欲觀卿士才用宜各具議狀以聞

十三年六月甲寅集文武百寮于中書勑李師道潛包逆心僞陳誠懇縁自淮西用兵已後衍怨釁屢起衆有疏

陳請捨兖逆陰通信使數致帛書又逆黨訾嘉珍等紕
取兖徒謀燒雒邑巾使李重秀宣諭到本道又縱官健
凌暴沉又聞近去十年六月傷害宰輔之事端本實啟
潛謀凡此罪名皆當不赦師道自知過咎難掩羣言累
遣崔承寵王玄同將表請令長子入侍兼獻沂密海三
州今忽翻然盡變前意應所陳列無非妄言其師道并
軍將健兒表共三道語頗悖慢宜出宣示遂命百寮議
可征可赦以聞

十四年三月帝謂宰臣曰聽受之間大是難事推誠選任謂所任委者必合悉心及至臨事亦聞皆有頗曲朕臨御已來歲月漸久雖不明不敏然見物理漸詳每欲於事察審比令學士編録古今疑謗相類者成一書昨已披閱見曖昧似是之事頗為鑒戒崔羣等奏曰無情曲直辨之實難孔子所謂衆好之衆惡之必察焉誠以巧言浸潤微昧難覺故古之鞫獄皆五聽三訊慮其寃誣擇賢任之嚴法斷之使人務誠直理歸公正則亦何

繇致蔽偽也陛下覽古今惑聽之說以廣聰明鑒往慎
來實天下幸甚
穆宗長慶元年正月帝饗太廟禮畢復齋於郊壇行宮
出朱雀門命宰臣行馳道中以備顧問
八月帝謂宰臣曰國家貞觀中致理和平蓋太宗文皇
帝躬行至德以啓王業及至開元累有内難玄宗臨御
興復不易而一朝聲名最盛歷年最久何以致之也崔
植對曰前代創業之君多起自民間知百姓疾苦初致

丕業皆能勵精太宗皇帝又特禀上聖之資同符堯舜
是以貞觀一朝四海寧泰又有房玄齡杜如晦魏徵王
珪之輩為輔佐股肱動得直言事無不理主聖臣賢固
當如此玄宗雖守文繼體常經天后朝夕危懼久遭危
難開元初得宋璟姚崇委之為政此二人皆上才正直
動必推公又每盡忠言致君於道璟嘗自寫尚書無逸
一篇為圖以獻玄宗置之内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每
歎古人至言後代莫及故任賢戒欲朝夕孜孜開元之

末因無逸圖損壞始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無座右箴規又姦臣用事希恩養育訖于天寶兆亂萌建中初德宗皇帝嘗問先臣開元天寶閒事先臣具以此事陳奏臣在童丱即聞其說信知古人以韋弦作戒其益弘多陛下既留神恩理伏望亦以無逸為元龜則天下幸甚帝深善其言

十一月帝謂宰臣曰前史稱漢文帝惜十家之產而罷露臺又云身衣弋綈履革舄集上書囊以為殿帷何太

儉也信有此乎崔植對曰良史所記必非妄言漢興承亡秦暴酷之後項氏戰爭之餘海内彫弊生人勞疲漢文仁明之主起自代邸知稼穡之艱難是以即位之後躬行儉約繼以景帝亦遵此風繇是海内之人咸樂其生家給戶足迨至武帝公私殷富用能出師征伐威行四方錢至貫朽粟至紅腐上下侈靡資用復竭末年稅及舟車人不聊生戶口減半乃下哀痛之詔封丞相為富民侯史皆記之固是實事且蠶耕之勤出自人力用

之無節何繇以致富彊據武帝嗣位之初物力豐殷前代無比固當因文帝儉約之致也帝曰卿言善但患行之為難耳

二年帝謂兵部侍郎薛放曰為學經史何先放對曰經者古先聖人至言多仲尼所發明皆天人之至理誠萬代不刋之典也史則歴記成敗雜書善惡各録當時之事亦足以鑑其興亡然得失相參是非無所凖的固不可與六籍為比倫也帝曰六經所上不一志學之士白

首不能盡道如何得其意要乎對曰論語者六經之華孝經者人倫之本窮理之要真可為聖人至言是以漢朝論語首列學官光武令虎賁之士皆習孝經玄宗親為孝經注解皆使當時大理四海久安蓋人知孝慈氣感和樂之所致也帝曰聖人謂孝經為至德要道其信然矣

文宗即位名見太子太傅趙宗儒訪以理道對曰堯舜之化慈儉而已陛下守而勿失帝嘉納之

開成元年五月乙卯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為政之道自古所難李石對曰朝廷法令行即理臣聞文王陟降在上陛下推赤誠上達于天何憂不理帝曰至理繇人為復繇時李固言曰陛下求理之心天所降也行之即為時運鄭覃曰繇聖帝繇忠臣是皆繇人石曰亦繇時運且九廟聖靈鍾德於陛下乃時也陛下行已之道則是繇人若言盡繇人則前代帝王盡有德行者當亂離不可制止之時又焉得不繇運帝然之

二年二月帝御紫宸殿謂宰臣鄭覃李固言李石曰順宗實録似未詳實史官韓愈不是當時人否石曰韓愈貞元末屈為四門博士帝曰司馬遷與任安書全是怨望所以漢武本紀事多不實覃曰漢武中年後大發戎馬拓土開邊生人耗竭糧饟不給本紀所述亦非過言石曰史筆不直卒多無後鄭覃所陳志在幾諫欲陛下究竟盛德故言漢武不屈帝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誠可為戒覃因曰伏知陛下一夜觀書無不該涉然經

典要切不過一二百言聖意所存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此二句實可寢食佩服固言曰聖人為理兢兢業業而已帝曰聞外郡其有無政處卿亦知否固言曰臣見說鄧州王堪衰耄頗甚隨州鄭襄亦無政術帝曰王堪豈不是貞元中御史否時三院御史只此一人猶在又問唐州是趙蕃否宰臣皆曰是覃曰王堪臣見是舊人舉為刺史鄭襄比來守官亦無敗事若言外郡不理臣亦更有所聞事未詳審不敢指說宰相退召起居張次宗

問刺史次宗曰王堪實衰耄恐須與替御史中丞狄廉謩奏本司事帝亦以三郡訪之廉謩曰王堪比亦廉直但耄已及之鄧州疆土濶館驛多須有才力方可集事又數道防秋兵路出鄧州饋餉之繁不供是懼唐州趙蕃未聞有過隨州鄭襄臣素不識又問鄧州有何土産對曰所出止於麤紬絹與三數種藥列在貢籍至如南都賦襄橙鄧橘亦無其實益以廉謩常為鄧州刺史也京兆尹歸融謝賜府司錢五萬貫又奏所賜錢半充司

農寺菜價訖帝因問融曰蔬糲糲字有賴音乎融曰有賴音又問糲當是極粗飯否融曰此葢近於脫粟

三年十一月癸酉帝御紫宸殿問宰臣曰天寶後事實不可當時姚宋在否李珏曰此時已罷珏又曰玄宗謂羣臣曰我自即位不曾枉誅一人不知任林甫破人家不少陳夷行曰陛下不可移權與人多時楊嗣復曰夷行此言未了并惑陛下頃太宗用房玄齡十六年魏徵十五年何嘗有變臣以為用房魏多時不為不理用邪

佞一日不可耳

四年閏正月戊申閤内帝問宰臣曰人言讖詞豈實有乎嗣復曰光武好讖多以讖決事於是讖書大行為後代笑班叔皮著王命論以止庸妄亂姦者之心李珏曰喪亂之時佐命者務稱符命致理之代只合推諸人事帝深然之

三月丁丑帝於紫宸殿問宰臣曰南朝惟以寫經造佛為功德此豈為功德耶楊嗣復曰古稱博濟生人謂之

功布澤無私謂之德彼豈足稱功德哉鄭覃曰功德莫大於濟生人帝曰功濟生人德及後嗣宜哉

四月帝於紫宸殿謂宰臣曰天后朝用人自布衣便與宰相當時還得力否嗣復曰天后與今日事異深行刑辟輕用官爵乃自圖之計爾若歷試方見其用當艱難之時則要拔擢今既無事且循資級古人云三綱失序拔士為相四夷交侵拔卒為將此蓋不得已之時非理平之事

六月帝問宰臣左丞韋温不許郎官姚最赴上如何楊嗣復曰韋温志在銓擇清流姚最亦不闕有缺落事自行殿中授職鹽鐵判官元崇之系復有公才今乃奨之如有公才即不為清流恐無人作官似敦晉之風嗣復又曰使府判官令人數猥多徒有縻費臣欲條流帝曰莫限及人才否嗣復曰有人才自別但澄去滓弊者菁華自出帝曰蕭復為相難言者必言貞元之賢相也卿其志之

宣宗雅好儒術每上殿與朝士從容未嘗不論及前代興亡

後唐明宗天成三年十一月帝顧侍臣而言曰自古鐵劵其事如何趙鳳對曰此則帝王誓之賜其子子孫孫長享爵禄帝曰先朝所賜惟三人耳崇韜繼恩尋皆族滅朕之危疑似朝露耳嗟嘆久之趙鳳曰帝王執信故知不必銘金鏤石帝曰敢不深誡

四年七月帝御中興殿對宰臣帝問馮道曰外邊有何

事道曰無事帝曰何云無事道曰政平訟理人安歲稔故無事

八月帝御中興殿宰臣論時政何者為切馮道對曰務惜生靈為切臣記近代詞人為古調詩云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救得眼前瘡剜却心頭肉我願君王心化作光明燭不炤綺羅筵偏炤逃亡屋此詩意雖俚淺規諫殊深臣諷誦之實覺有理帝深納之

九月帝御中興殿顧謂宰臣曰時事近日如何馮道奏

曰臣省事已來無歲不聞戰伐益政令不一王綱弛紊伏自陛下纂隆五載服之以武威懷之以文德任賢不貳去邪不疑天下歸心人知恥格近歲已來可謂無事趙鳳進曰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願陛下常以此道始終則運祚無窮矣

長興三年二月帝顧謂宰臣曰近日時事何如馮道對曰京城人戶轉多時物至賤前代或移徙戶口以實京師令不假如此聖意所感也

廢帝在位尤好洛詢乃詔宣徽使李專美端明殿學士李崧呂琦樞密直學士薛文遇天文趙延乂等更直於中興殿庭設穹廬每至宵分與之評議

漢高祖天福十二年十月帝北巡幸蘧伯玉廟駐蹕賜臣寮酒帝曰朕早聞伯玉知非之名何以立廟於此宰臣對曰此地古衛國蒲城伯玉則蒲人也少有名德為鄉里所稱其君靈公惑於夫人南子蔽於宦官雍渠賢者罕獲其用大夫史鰌疾亟戒其子曰我知蘧伯玉賢

而不能舉於國為罪人也若死君必親弔當為我陳屍於庭具而言之冀其信我而用伯玉也靈公尋擢為大夫國繇是理故魯仲尼兩入衛以伯玉為主人伯玉死里人思之故為設祠其後載於祀典因而不絶帝聞之感嘆者久之

周世宗顯德二年四月臨軒顧謂宰臣曰朕聽政之餘思政教未敷區宇未混中宵輟寐若納于隍竊覩歷代君臣治國家臨下事上之道深為不易又念自唐晉失

德之後亂臣黠虜僭竊暴慢者多今中夏雖漸小康吳蜀幽并尚未平蕩聲教有限朕實疚懷宜諭臣寮各述論策宜尊經濟之畧副予求賢致理之志也於是命翰林承旨徐台符已下二十餘人各撰為君難為臣不易論平邊策各一首以進帝皆親覽焉其平邊策率皆以修文德來遠人為意翰林學士陶穀竇儀御史中丞楊昭儉比部郎中王朴等四人即以江淮封境密邇我疆請用師以取之帝自高平克捷之後嘗訓兵講武思混

一天下及覽其策欣然聽納繇是圖南之意益堅矣

冊府元龜卷一百四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　　宋　王欽若等　撰

帝王部

惠民第二

禮曰行慶施惠下及兆民又曰命有司發倉廩賜貧窮賑乏絶易稱振民育德仲尼云博施於民必也聖乎皆惠愛之謂也王者誕膺大命司牧黎庶如天之葢如地之載則必澤及四海惠洽無垠天災流行動必軫慮人

殃於疫時子之辜所以廢苑囿假池籞貸種食以賜鰥寡給公田而止流亡以至減服御損郎吏罷魚龍狗馬之戲開山澤陂湖之利均輸課役以勤勞來底慎節減財賦以濟困憫貧離遏爾卿士矜卹是加則太上所謂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者斯可見矣

漢高祖二年十一月詔故秦苑囿園池令民得田之

文帝元年三月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而吾百姓鰥寡孤獨窮困之人或阽於死亡阽音屋檐

之稽近邊欲墮之意而莫之省憂為民父母將何如其議所以賑貸之

後六年四月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減諸御服損郎吏員發倉庾以賑民

武帝建元元年七月罷苑馬以賜貧民養馬之苑舊禁百姓不得芻牧采樵今罷之

元狩三年秋舉吏民能假貸貧民者以名聞減隴西北地上郡戍卒半是年山東被水災民多饑乏於是天子遣

使虛郡國倉廪以賑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貸尚不能相救乃徙貧民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得其河南造陽之北千里地甚好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奢儉不同今俗名新富貴者為新秦縣是名也七十餘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之冠蓋相望費以億計縣官大空

元鼎二年四月山東被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三千里天子憐之令饑民得流就食江淮閒欲留

留處流謂恣其行移若水之流至所在有欲住者亦留而處也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下巴蜀粟以賑焉

昭帝始元二年二月遣使者賑貸貧民無種食者

元鳳三年罷中牟苑賦貧民

宣帝本始四年正月詔曰蓋聞農者興德之本也今歳不登已遣使者振貸貧乏其令太官省膳損宰樂府減樂人使歸就農業丞相已下至都官令丞上書入穀輸長安倉助貸貧民民以車船載穀入關者得毋用傳

地節元年三月假郡國貧民田

三年詔池籞未御幸者假與貧民郡國宮館勿復修治

流民還歸者假公田貸種食且勿筭事（不出筭賦及給徭役）

元帝初元元年三月詔三輔太常郡國公田及苑可省者振業貧民（振起之令有作業）貲不滿千錢者賦貸種食四月

詔江海陂湖園池屬少府者以假貧民勿租賦九月關

東郡國十一大水饑或人相食轉傍郡錢穀以相救

二年三月詔罷黃門乘輿犬馬（黃門近署也故親幸之物屬馬）水衡禁

圍宜春下苑（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少府佽飛外池（漢儀注佽飛具繒繳以射鳧鴈給祭祀是故有池也）嚴籞池田（嚴籞射苑也池田苑中田也）假與貧民

五年四月罷角抵上林宮館希御幸者齊三服官（齊國舊有三服之官春獻冠幘縰為首服紈素為冬服輕綃為夏服凡三縰即今之方目紗也紈素今之絹也輕綃今之輕紗也）北假田官（匈奴傳秦始皇渡河據陽山北假中王莽傳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鹽鐵官常平倉（食貨志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饑穀石二百餘民多餓死琅琊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官田常平倉可罷毋與民爭利帝從其議皆罷之）

成帝河平四年三月遣光禄大夫博士嘉等十一人行舉瀕河之郡瀕水厓也瀕河言傍河也水所毁傷困乏不能自存者財賑貸財與裁同謂量其等差而賑貸之

鴻嘉三年秋渤海清河信都河水湓溢灌縣邑三十二敗官亭民舍四萬餘所滿昌師丹等數言百姓可哀帝數遣使者處業賑贍之

平帝元始二年四月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安漢公四輔三公卿大夫吏民為百姓困乏獻其田宅者

三百三十人王莽為太傅孔光為太師王舜為太保甄豐為少傅是為四輔莽復兼大司馬馬宮為司徒王崇為以口賦貧民計口而給司空是為三公其田宅

後漢明帝永平五年發遣邊人在内郡者賜裝錢人二萬

九年四月詔郡國以公田賜貧人各有差

章帝以永平十八年八月即位是年牛疫京師及三州大旱詔勿收兖豫徐州田租芻藁其以見穀賑給貧人

建初元年七月辛亥詔以上林池籞田賦與貧人

和帝永元五年二月戊戌詔有司省減内外廐及涼州諸苑馬自京師離宫果園上林廣成囿悉以假貧民恣得采捕不收其稅三月庚寅遣使者分行貧民舉實流宂宂者散也流散者舉按其實而給之也開倉賑廩三十餘郡九月詔其官有陂池令得采取勿收假稅二歲假猶租賃

六年二月乙未遣謁者分行廩貸三河兖冀諸州貧民三月庚寅詔流民所過郡國皆實廩之

八年四月詔賑貸并州四郡貧民

九年六月蝗旱戊辰詔山林饒利陂池漁採以贍元元勿收假稅

十一年二月遣使循行郡國廩貸被災害不能自存者令得漁採山林池澤不收假稅

十二年二月詔貸被災諸郡民種糧賜下貧鰥寡孤獨不能自存者及郡國流民聽入陂池漁採以助蔬食閏四月賑貸燉煌張掖五原民下貧者穀六月舞陽大水賜被水災尤貧者穀人三斛

十三年二月丙午賑貸張掖居延朔方日南貧民及孤寡羸弱不能自存者八月詔象林民失農桑業者賑貸種糧廩賜下貧穀食

十四年四月庚辰賑貸張掖居延燉煌五原漢陽會稽流民

十五年二月詔廩貸頴川汝南陳留江夏梁國燉煌貧民六月詔令百姓鰥寡漁採陂池勿收假稅二歲

十六年正月己卯詔貧民有田業而以匱乏不能自農

者貸種糧四月遣三府掾分行兖豫徐兾四州貧無以耕者為雇犂牛直

安帝延平元年九月六州大水遣謁者分行虛實舉災害賑乏絶十月四州大水雨雹詔以宿麥不下賑賜貧人

永初元年正月廩司隸兖豫徐兾并州貧民司隸領河南河內河東弘農都於雒陽魏末因為司州二月丙午以廣成游獵地廣成苑名在汝州西及被災郡國公田假與貧民九月癸酉調揚州五郡租

米五郡謂九江丹陽廬江吳郡豫章也揚州領六郡會稽最遠葢不調也賵給東郡濟陰陳留梁國下邳山陽

二年正月廪河南下邳東萊河内貧民二月乙丑遣光禄大夫樊準吕倉分行兾兖二州廪貸流民十月庚寅廪濟陰山陽玄菟貧民十二月辛卯廪東郡鉅鹿廣陽安定定襄沛國貧民

三年三月癸巳詔以鴻池假與貧民鴻池在雒陽東二十里假借也令得漁採其中四月巳巳詔上林廣成苑可墾闢者賦與貧民

四年正月辛卯廩上郡貧民各有差二月丁巳廩九江貧民

七年九月調零陵桂陽丹陽豫章會稽租米賑給南陽廣陵下邳彭城山陽廬江九江饑民

元初二年正月詔廩三輔及并涼六郡流冗貧民

五年三月京師郡國五旱詔廩遭旱貧人

順帝永建二年二月詔廩貸荆豫兖兾四州流冗貧人所在安業之

三年四月癸卯遣光祿大夫案行漢陽及河内魏郡陳留東郡廪貸貧民

陽嘉元年二月丁巳詔廪甘陵貧人大小口各有差戊辰以冀部比年水潦民食不贍詔案行廪貸勸農功賑乏絶三月庚寅大赦廪冀州尤貧民

二年二月甲申詔以吳郡會稽饑荒貸人種糧

桓帝建和元年二月荆揚二州人多餓死遣四府掾分行賑給

永興元年七月郡國三十二蝗河水溢百姓饑餓流冗道路至有數十萬户冀州尤甚詔在所賑給乏絶安慰居業

永壽元年二月司隸冀州司隸州雒陽也饑人相食勑州郡賑給貧弱若王侯吏民有積穀者一切貸得十分之三以助稟貸其百姓吏民者以見錢雇直雇猶酬也王侯須新租乃償須待也

延熹九年三月司隸豫州饑死者十四五至有滅户者

遣三府掾賑貸之

永康元年八月六州大水渤海海溢詔州郡其亡失穀食廪人三斛

獻帝興平元年穀一斛五十萬豆麥一斛二十萬人相食啖白骨委積帝使侍御史侯汶出太倉米豆為饑人作糜粥經日而死者無數帝疑賑卹有虛乃親於御坐前量試作糜乃知非實（袁宏紀曰時敕侍中劉艾取米豆五升御前作得糜三滿盂於是手詔尚書曰米豆五升得糜三盂而人委頓何也）使侍中劉艾出讓有司於是

尚書令以下皆詣省閣謝奏收倏汶考實詔曰未忍致
汶於理可杖五十自是之後多得全濟
魏文帝初嗣位以漢延康元年二月下令曰池苑所以
禦災荒也設禁非所以便民其除池籞之禁
黄初三年七月冀州大蝗民饑使尚書杜畿持節開倉
廩以賑之
五年以冀州饑遣使者開倉廩賑之
明帝景初元年九月冀兖徐豫四州民遇水遣侍御史

循行沒溺死亡及失財産者令諸在所開倉賑救之

晉武帝泰始四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雒溢合於河開倉以賑之

六年七月以隴右五郡遇寇害不能自存者稟貸之

咸寧三年九月兖豫徐青荆益梁七州水傷秋稼詔賑給之

惠帝元康五年荆揚兖豫徐青等州大水詔遣御史巡行賑貸

八年正月詔發倉廩賑雍州饑人

元帝太興元年十二月江東三郡饑遣使賑給之

二年三吳大饑帝遣黄門侍郎虞𩦪桓彝開倉廩賑給

成帝咸康元年二月揚州諸郡饑遣使賑給

二年七月揚州會稽饑開倉賑給

孝武帝以咸安二年七月即位是歲三吳大旱人多餓死詔所在賑給

太元十九年七月荆徐二州大水傷秋稼遣使賑䘏之

安帝義熙九年四月罷臨沂湖熟皇后脂澤田四十頃以賑貧人弛湖池之禁

後魏明元神瑞二年十月詔曰古人有言百姓足則君有餘未有民富而國貧者也頃者已來頻遇霜旱年穀不登百姓饑寒不能自存者甚衆其出布帛倉穀以賑貧窮

泰常八年十月以歲饑詔所在開倉賑給

太武以泰常八年十一月即位開倉庫賑窮乏河南流

民相率內屬者甚衆

神䴥四年二月定州民饑詔開倉以賑之

太平真君元年州鎮十五民饑詔開倉賑䘏

九年二月山東人饑詔開倉賑之

文成興安元年十二月癸亥詔以營州蝗開倉賑䘏

太安三年十二月以州鎮五蝗民饑使使者開倉以賑之

五年十二月詔曰朕承洪業統御郡寓思恢政化以濟

兆民故薄賦歛以實其財輕徭役以紓其力欲令百姓修業人不乏匱而六鎮雲中高平二雍秦州徧遇災旱年穀不收其遣開倉廩以賑之有流徙者諭還桑梓欲市糴他界為開傍郡通其交易之路若典司之官分賦不均使上恩不達於下下民不贍於時加以重罪無有攸縱

和平五年二月詔以州鎮十四去歲蟲水開倉賑卹

獻文天安元年州鎮十一旱民饑開倉賑卹之

皇興元年九月詔賜六鎮貧人布三疋

二年十一月以州鎮二十七水旱開倉賑卹

四年正月詔州鎮十一民饑開倉賑卹十一月詔弛山澤之禁

孝文延興二年六月安州民遇水雹丐租賑卹九月己酉詔以州鎮十一水丐民田租開倉賑卹

三年三月壬午詔諸倉屯穀麥充積者出賜貧民十二月庚戌詔開外苑囿聽民樵採是歲州鎮十一水旱丐

民田租開倉賑卹

四年州鎮十三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之

太和元年正月雲中饑開倉賑卹十二月州郡八水旱蝗民饑開倉賑卹

二年十二月州鎮二十餘水旱民饑開倉賑卹

三年六月辛未以雍州民饑開倉賑卹

四年四月甲申賜天下貧人一户之内無雜財穀帛者廪一年是歲詔以州鎮十八水旱民饑開倉賑卹

五年十二月癸巳詔以州鎮十二民饑開倉賑卹

六年八月癸未朔分遣大使廵行天下遭水之處丐其租賦貧儉不能自存者賜以粟帛庚子罷山澤禁

七年三月甲戌以冀定二州民饑詔郡縣為粥於路以食之又弛關津之禁任其往來六月定州上言為粥所活九十四萬七千餘口九月冀州上言為粥給饑民所活七十三萬一千七百餘口十二月庚午開林慮山禁與民共之詔以州鎮十三民饑開倉賑卹

八年十二月詔以州鎮十五水旱民饑遣使者循行問所疾苦開倉賑邺

十年十二月乙酉詔以汝南頴川大饑丐民田租開倉賑邺

十一年二月甲子詔以肆州之鴈門及代郡民饑開倉賑邺七月己丑詔曰今年穀不登聽民出關就食遣使者造籍分遣去留在所開倉賑邺八月辛巳罷山北苑以其地賜貧民是年大旱京都民饑加以牛疫公私闕

乏時有以馬騾及槖駞供傳輓耕載詔聽民就豐行者十五六道給糧廩所在三長贍養之臣欽若等曰若遣今里正村正也使者時省察焉留業者皆令主司審覈開倉賑貸其有特省不自存者悉簡集為粥於街衢以救其困

十二年十一月詔以雍豫二州民饑開倉賑䘏

十三年四月州鎮十五大饑詔所在開倉賑䘏

二十年十二月甲子以西北州郡旱儉遣侍臣巡察開倉賑䘏乙丑開鹽池之禁與民共之

二十一年四月帝幸長安遣侍臣分省縣邑賑賜穀帛
宣武以太和二十三年四月即位是年州鎮十八水民
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景明元年五月北鎮大饑遣兼侍中楊播巡撫賑恤是
歲十七州大饑分遣使者開倉賑恤
正始三年四月詔罷鹽池禁
四年八月燉煌民饑開倉賑恤九月司州民饑開倉賑
恤

永平元年三月丙午以去年旱儉遣使者所在賑恤

二年四月詔以武川鎮饑開倉賑恤

三年五月詔以冀定二州旱儉開倉賑恤

四年二月詔青齊徐兖四州民饑其遣使賑恤

延昌元年正月以頻年水旱百姓饑敝分遣使者開倉賑恤三月州郡十一大水詔開倉賑恤又以京師穀貴出倉粟八十萬石以賑恤貧者四月詔河北民就穀燕鎮二州又詔饑民就穀六鎮五月詔天下有粟之家供年

之外悉貸饑民六月詔出太倉粟五十萬以賑京師及州郡饑民

二年二月賑恤京師貧民又以六鎮大饑開倉賑贍閏二月以苑牧之地賜貸遷民無田者四月以絹十五萬疋賑恤河南饑民六月青州民饑詔使者開倉賑䘏

三年四月青州民饑開倉賑之

孝明熙平元年四月瀛州民饑開倉賑䘏

二年十月庚寅以幽瀛冀滄四州大饑遣尚書長孫稚

兼尚書鄧羨元纂等廵撫百姓開倉賑給是月戊戌以

光州饑敕遣使賑卹

神龜元年正月幽州大饑民死者三千七百九十九人

詔刺史趙邕開倉賑恤閏七月開鎮州恒山之禁與民

共之

三年八月詔曰狂蠢肆暴陵竊北畫雖軍威時接賊徒

懾遁然獷虐所過多罹其禍言念斯弊有軫深懷可勑

北道行臺遣使廵檢遭寇之處饑餒不立者厚加賑恤

務令存濟

後周閔帝元年三月壬子詔曰淅州去歲不登厥民饑饉朕用愍焉其遣使巡檢有窮餒者竝加賑恤

武帝建德四年岐寧二州民饑開倉賑卹

靜帝以大象二年五月即位六月罷諸魚池及山澤公禁者與百姓共之

隋高祖開皇元年以官牛五千頭分賜貧人

五年八月河南諸州水遣民部尚書邳國公蘇威賑給

之

六年二月山南荆浙七州饑遣前工部尚書長孫毗賑卹之

八年八月河北諸州饑遣吏部尚書蘇威賑卹之

十八年以山東頻年霖雨杞宋陳亳曹戴譙等諸州達於滄海皆困水災所在沉溺帝遣使將水工巡行川源相視高下發隨近丁以疏導之困乏者開倉賑給前後用穀五千餘萬石遭水之處租調皆免自是頻有年矣

仁壽二年河南北諸州大旱遣工部尚書楊達賑䘏之

唐高祖武德元年十二月開倉以賑貧乏

二年閏二月出庫物三萬段以賑窮乏

七年關中河東諸州旱遣使賑給之

太宗貞觀元年夏山東諸州大旱詔所在賑給之

二年正月遣使賑窮乏之三月己未遣中書侍郎温彦博往山東賑恤窮乏

三年四月詔逃戶初還交無糧貯州縣長官量加賑䘏

是年秋貝譙鄆泗沂徐濠蘇隴等九州水德戴廓三州蝗六輔之地及綿始利三州旱北邉諸州霜竝遣使賑恤之

四年十二月甲辰臘帝狩於鹿苑見野人多藍縷遣侍中王珪賑賜貧人焉

七年六月甲子滹沲決於洋州壞人廬舍遣諫議大夫孫伏伽賑䘏之是年山東河南之地三十餘州水遣使賑䘏之

九年秋關東劒南之地二十四州旱分遣使賑恤之

十年關東及淮海之地二十八州水遣使賑恤之

十一年七月詔以水災其雒州諸縣百姓漂失資產乏絕糧食者宜令使人與之相知量以義倉賑給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庚子賜遭水旱之家帛十五疋半毀者八疋是月廢明德宮之玄圃苑院分給河南雒陽遭水者九月丁亥黃河泛溢毀河陽中潬帝幸白司馬坂以觀河溢河陽縣沿河居人被流漂者賜粟帛有差

十二年吳楚巴蜀之地二十六州旱遣使賑恤之
十五年二月建州言去秋鼠災損稼發義倉賑之三月
罷襄城宮分賜百姓
十七年七月汝南諸州旱開倉賑給
十八年二月己酉幸靈口村落偪側問其受田丁三十
畝遂夜分而寢憂其不給詔雍州録尤少田者竝給復
移之於寛鄉九月穀襄豫荊徐梓忠綿宋亳十州言大
水竝以義倉賑給之

十九年正月易州言去秋水害稼開義倉賑給之

二十年正月沁州言去歲水傷稼詔令賑給

二十一年七月易州水詔令賑給八月冀易幽瀛常豫邢趙八州大水遣屯田員外韓贍等分行所損各家賑卹是月萊州蝗發倉以賑貧乏十月絳陜二州旱詔令賑貸湖州給貸種食十一月夔州旱渝州言鼠害秋稼並詔賑恤十二月蒲州旱渠州蝗及鼠害秋稼並加賑恤

二十二年正月詔建州去秋蝗以義倉賑貸二月詔泉州去秋蝗及海水泛溢開義倉賑貸是歲瀘州交州越州渝州徐州水戎州鼠傷稼開州萬州旱通州秋蝗損稼並賑貸種食

高宗永徽二年正月詔曰朕寅畏三靈憂勤萬類分宵軫慮旲昃忘飡跡在岩廊心遍天下懼八政之或舛憂一物之未安欲使菽粟積於京坻禮讓興於萌俗而德不被遠誠未動天政道有虧咎徵斯應去歲三輔之地

頻被蝗螟天下諸州或遭水旱百姓之間致有罄乏此
繇朕之不徳兆庶何辜今獻歲肇春東作方始糧廪或
窘事資賑給其遭蟲水處量以義倉賑貸貧乏雍同二
州各遣郎中一人充使廵問務盡哀矜之旨副朕繾綣
之心九月廢王華宮以為佛寺苑内及諸曹司舊是百
姓田宅竝還本主又以同州吉泉牧地分給貧民
四年光婺滁頼等州旱兖䕫果忠等州水竝貸賑之
五年六月詔工部侍郎王儼往河北較行遭水諸州乏

絶者賑貸之
六年秋雒水泛溢壊天津橋兾沂密兖滑汴鄭婺等州雨水害稼詔令賑貸之
總章二年七月劒南益瀘巂茂陵卭雅綿翼維始簡資榮隆果梓普遂等一十九州大旱百姓乏絶總三十六萬七千六百九十戸遣司珎大夫路勵行存問賑貸許其往荆襄等州就穀九月括州暴雨大風海水泛漲溢壊永嘉安固二縣城郭及廬舍六千餘家漂溺人畜遣

使賑給

咸亨元年九月辛未詔贊善大夫崔承福通事舍人韋太真司衛承鉗耳知正等使往江西南運糧以濟貧乏

十月壬辰詔雍同華等州百姓有單貧孤苦不能得食及於京城内流冗街衢乞丐廛肆者宜令所司檢括具録名姓本貫屬於故城内屯監安置量賜皮裘衣裝及糧食縣官與屯監官相知檢校十一月乙卯令運劒南義倉米萬石浮江西下以救饑人

四年七月辛巳婺州暴雨山水泛漲溺死者五千人漂損居宅六百家詔令賑給之

儀鳳四年二月命東都出粟及遠年糙米就市糶以救饑人

二年八月丁卯朔河南北大水詔百姓乏絶者任往江淮南就食仍遣使分道給之

中宗神龍元年四月雍州同官縣大雨雹鳥獸死又大水漂流居人四五百家遣員外郎一人巡行賑給六月

河南河北十七州大水漂流居人害苗稼遣中郎一人巡行賑給
二年六月遣使賑貸河北遭水之家十二月以河北諸州遭水人多阻饑令侍中蘇瓌存撫賑給
三年夏山東河南二十餘州大旱饑饉疾疫死者二千餘人命戶部侍郎樊悅巡撫賑給
景龍二年二月以河朔諸州多饑乏命魏州刺史張知泰攝右御史臺大夫巡問賑恤七月荆州水制令賑䘏

三年三月制發倉廪賑饑人十月以關中旱及水命大理少卿侯令德等分道撫問賑給

睿宗景雲二年八月河南淮南諸州上言水旱為災出十道使廵撫仍令所在賑恤

玄宗開元二年正月戊寅勑曰如聞三輔近地幽隴之間頃縁水旱素不儲蓄嗷嗷百姓已有饑者方春陽和物皆遂性豈可為之君上而令有窮愁靜言思之遂忘寢食宜令兵部員外郎李懐讓主爵員外郎慕容珣分

道即馳驛往岐華同幽隴等州指宣朕意灼然乏絶者速以當處義倉量事賑給如不足兼以正倉及永豐倉米充仍令節減務救懸絶者還日奏聞

三年十一月乙丑詔曰君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天雖水旱蟲螟代則常有有一於此胡寧不恤聞者河南河北災蝗水潦之處其困斃未獲安存念之憮然不忘寤寐宜令禮部尚書鄭惟忠持節河南宣撫百姓工部尚書劉知柔持節河北道安撫百姓其被蝗水之州量事賑

貸務安其俗稱朕意焉

五年五月詔曰河南河北去年不熟今春亢旱全無麥苗雖令賑給未能周贍所在饑𩞑特異尋常如聞至今猶未得雨事須存問以慰其心從此發使又恐勞擾宜降恩制令本道按察使安撫其有不收麥處更量賑卹使及秋收仍令勸課種黍稌及早穀等使得接糧應有事急要者宜委使人量停事有不便於人須有釐革者准此

六年三月詔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必將厚生阜俗利物弘義朕奉若天命嗣膺王業思一物失所以百姓為心聞者河北河南頗非善熟人閒糧食固應之少頃雖分遣使臣已令巡問猶慮鰥獨不能自存凡立義倉用為歲備今舊穀向沒新穀未登蠶月務殷田家作苦不有惠恤其何以安宜開彼用儲時令貸給況京坻轉積歲月滋壞因而變造為利弘多將以散滯收贏理財均施所司合作條件俾便公私

八年二月以河南淮南江南頻遭水旱遣吏部郎中張旭等分道賑恤四月華州刺史竇思仁奏乏絶户請以永豐倉賑給從之

十年正月命有司收内外官職田以給逃還貧下户其職田以正倉粟畝二斗給之四月詔曰朕聞懷州去年偏併不熟宜令刺史崔子源察審問貧下不支濟者量加賑貸八月以東都大雨伊汝等水泛漲漂壞河南府及許汝仙陳等州廬舍數千家遣户部尚書陸象先存

撫賑給

十一年正月詔河南府遭水百姓前令量事賑濟如聞未能存活春作將興恐乏糧用宜令王怡簡問不支濟者更賑給務使安存又以懷州去歲旱損命有司量加賑給

十二年八月詔曰蒲同兩州自春偏旱慮至來歲貧下少糧宜令太原倉出十五萬石米付蒲州永豐倉出十五萬石米付同州減時價十錢糶與百姓

十四年九月八十五州言水河南河北尤甚同福蘇常四州漂壞廬舍遣户部侍郎宇文融簡覆賑給之

十五年二月遣右監門将軍黎敬仁往河北賑給貧乏時河北牛畜大疫也七月戊寅冀州幽州莫州大水河水泛溢漂損居人室宇及稼穡竝以倉糧賑給之丙辰詔曰同州鄜州近屬霖雨稍多水潦為害念彼黎人載懷憂惕宜令侍御史劉彦回乗傳宣慰其有百姓屋宇田苗被漂損者量加賑給八月制曰河北州縣水災尤

甚言念蒸人何以自給朕當宁興想有勞旰昃在予之責用軫于懐宜令所司量支東都租米二十萬石賑給十二月以河北饑甚轉江淮租米百萬餘石賑給之十六年十月詔曰河南道宋亳許仙徐鄆濮兖州奏旱損宜令右監門衛大將軍黎敬仁往彼巡問如有不支濟戶朕須賑給與州縣長官相知量事處置訖回日具狀奏聞十一月詔曰所在陂澤元合官收至於編甿不合自占然以為政之道貴在利人庶弘益下俾無失業

前令檢括入官者除昆明池外餘竝任百姓佃食
二十年二月辛卯制曰用天之道分地之利此庶人之
事也非濟育無以致其功務在三時導其五教此邦家
之典也非悅勸無以成其業朕當夜分思理明發聽朝
惠綏羣元若保赤子議獄以緩死薄征以息人年穀頗
登時政庶緝而家給之長仍或未均蘊利之徒猶聞聱
聚靜言其事應有厥繇如聞貧下之人農桑之際多闕
糧種咸求倍息致令貧者日削富者歲滋非所謂益寡

衰多務穡敦本之方也思弘惠恤以拯貧寠且義倉元置與衆共之將以克濟斯人豈徒蓄我王府自今已後天下諸州每置農桑令諸縣審責貧戶應糧及種子據其口糧貸義倉至秋熟後照數徵納庶耕者成業嗇人知勸生厚而德正時順而物成國富家肥於是乎在凡厥主守稱朕意焉三月詔曰天生蒸民樹之司牧將興化濟俗育物阜時朕對越明靈作人父母因地利以觀穡樂歲成而報功期於富庶俾之寧緝故常納隍夕惕

負扆晨興受一服則思紵績之勤務三時則憂畎畝之害每因水潦方降則使隄防必葺去歲已來頻有處分所繇簡慢或未躬勤河南數州致滋水損州縣牧宰何以自安被損之家何以存濟宜令戶部侍郎張敬與宣慰簡覆如實有損貧下不支濟百姓量事賑給務令優恤稱朕意焉是歲河北穀貴遣太子賓客盧從愿為宣撫處置使開倉以救饑餒

二十一年四月以久旱命太子少保陸象先戶部尚書

杜暹等七人往諸道賑給是年關中久雨害稼京師饑詔出太倉粟二百萬石賑給之
二十二年正月懷衛邢相等州乏糧遣中書舍人裴敦復廵問量給種子二月秦州地震廨宇及居人廬舍摧壞畧盡遣使存問賑恤之
二十三年八月制江淮以南有遭水處委本道使賑給之
二十五年四月戊申詔有司以咸宜公主秦州牧地分

給逃還貧下户

二十六年正月丁丑制頃以櫟陽等縣地多鹹鹵人力不及便至荒廢近者開決皆生稻苗亦既成功豈專其利京兆府界内應雜開稻田竝宜散給貧者及逃還百姓以為永業

二十八年十月河北十三州水勑本道採訪使量事賑給

二十九年秋河北二十四州雨水害傷稼命御史中丞

張倚往東都及河北賑卹

天寶十二載正月丁卯詔曰河東及河淮間諸郡去載微有澇損至於乏絶已令給糧如聞郡縣尚未賙恤方春在候農事將興或慮百姓艱難未能存濟宜每道各令御史一人即往宣撫應有不支持者與所繇計會隨事賑給如當郡無食及不充聽取比郡者分付務令勝致以副朕懷

十三載秋大霖雨自八月至十月凡六十餘日始霽京

城坊市垣墉隤毁殆盡米價踴貴詔出太倉米百萬石於城中分十塲賤糶與貧人

十四載正月以歲饑乏故下詔曰嘉穀不登古今薦有勸分之義皇王善經且豐熟已來歲時頗久豈有餘糧棲畝誠恐極賤傷農所以積之京坻用防水旱爰自二載稍興有年粟麥之間或聞未贍比開倉賤糶以濟時須雖且得支持而價未全減餱糧種子尚慮不充是用賙恤俾之寛泰在於處置須均有無今更出倉務令家

給俾其樂業式副朕心宜於太倉出糶一百萬石分付京兆府與諸縣糶每升減於時價十文河南府畿縣出三十萬石太原府出三十萬石滎陽臨汝等郡各出粟二十萬石河内郡出米十萬石陜郡出米二萬石并每斗減時價十文糶與當處百姓應緣開場差官分配多少一時各委府郡縣長官處置仍令採訪使各自勾當其太倉含嘉出粟兼令監倉使與府縣計會處分其奉先同官華原等縣與中部郡地近宜准諸縣例數使於

中部請受其餘縣有司者仰准此其天下府縣百姓去載有災損不支濟者仰所縣審勘責除有倉糧之外仍便據籍地頃畝量與種子京兆府及華陽馮翊扶風等郡既是近輔須別優矜雖非損戶或有乏少種子者亦仰每鄉量宜准給并委採訪使與府郡長官計會即與處置使及營農使其種子既須好粟仍取新地稅分付京畿府郡京草雖已加價尚聞難辦宜委度支各與所縣計會支料得至今載終已來用足之外應未送者量

事停減賑給糶倉矜貧濟乏之務從撫實無使隱欺如官人及富有之家典正并摠攬諸色輒私侵糶兼有乞取或虛著人名詐來請受者其自五品已上官蔭人等錄奏當别有處分六品已下并白身者便決一頓仍准法科繩所繇等官不能覺察及自抵犯者亦與同罪

肅宗乾元三年二月以米貴斗至五百文多餓死令中使於西市煮粥以飼餓者

冊府元龜卷一百五